

人工智能与作家的不可替代

——绵阳市作协主席陈霁访谈



陈霁简介

陈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绵阳市作家协会主席。2000年以后开始文学写作，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青年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花城》《人民日报》等各种报刊；部分作品收入各种选刊、年选、选本和排行榜。出版《白马部落》《雀儿山高度》《风吹白羽毛》等多部作品。

杂的动物，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而人工智能，不管它怎样发展，它永远都是“它”，而非“他”或者“她”。“它”没有感情，没有自主的思维，无法抵达现场，无法直接感知和体验生活，无法与人进行零距离的感情交流，无法采访到第一手创作素材，它永远改不了自己是机器的身份。

文学的生命在于独创，更高的要求当然是开宗立派。它需要作家独特的发现，还要有发散的思维、天马行空的想象。所以说，超级AI是不可能替代作家真正有价值的创作的。从这

大家在谈人工智能写作时代的到来，身居科技城，你有没有这样的担心，你觉得作家应该怎么做，才不会被人机写作替代？

陈霁：的确，当下所有以文字为生的人，可能都有如临大敌之感。所有的文字工作者，包括作家，似乎都面临被超级AI夺走饭碗的危险。不过我认为，超级AI所有的能力，都只不过是人类已有智慧的集成和应用，都是人给它“投喂”的结果。而文学，它的源头活水在生活、在现场，生活的主体永远都是人。人会思想、有感情，是极其复

张生全：绵阳文学是文学川军一支重要的生力军，作为绵阳市作协主席，请谈谈近年来绵阳文学的亮点和特色。

陈霁：回望近年来的绵阳文学，其亮点和特色是很多的。一是诗歌始终是最活跃的元素。雨田、马培松、蒋雪峰、野川、白鹤林、李资富、杨晓芸、布衣、海凡、羌人六、甫跃成等诗人一直活跃在诗坛。其中，雨田始终将诗歌作为热爱生活的原动力；马培松的诗歌，往往在对生活事态的写意中探寻人类未来的真正价值；蒋雪峰的诗歌，让人看到其智性与良知的光芒；野川是一位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的诗人；白鹤林的诗歌词语中简单、轻灵、透明、美妙；海凡始终关注宏大题材，讴歌时代。

二是散文创作保持着强劲势头。冯小涓、阿贝尔、言子和陈霁被称为“绵阳四棵树”。阿贝尔始终坚持自然与风土的书写，以渗透着哲学意味的文字，聚焦岷南山南麓的地理与风情，力图对那些正在消逝的美好留下最后的影像；言子在行走与写作之间寻找生活的节奏，长期地质队工作的经历，使得她的散文书写无论冷暖与疼痛，都充盈着对生命的关爱和悲悯；羌人六以“全能选手”的姿态登上文坛，《绿皮火车》《断裂带上》《望炊烟》等作品，以冷峻的文笔精雕细刻，苦心孤诣。另外，牛钰是绵阳文学2023年度的最新发现，这个被汶川大地震夺去了一条腿的95后女孩儿，作家出版社把她的长篇散文《黑暗里的星星》作为重点图书推出，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是长篇小说可望迎来突破。在前辈作家中，沙汀、克非和吴因易都以长篇小说蜚声文坛。之后，刘大军、冯小涓扛起了绵阳长篇小说大旗。安昌河、阿贝尔、陈霁、羌人六、薛世荣等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都在寻找突破，并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四是报告文学和非虚构写作成

就不俗。贺小晴长篇报告文学《天边的学校》被阿来主席赞为“文学关注当下的范例”，获四川省第十六届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陈霁在长篇非虚构《白马部落》后创作的《雀儿山高度》在全国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五是网络文学异军突起。据统计，全市网络作家有100人左右，活跃在网络文学一线且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有50多人，其中王京获百度红人计划红人奖；唐七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萱草妖花、凤轻已、浓睡、冯萃等网络作家的作品，或者卖出影视版权，或者被引荐到国外，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张生全：绵阳文学能够持续发展，离不开绵阳市委、市政府及相关主管部门的扶持与培育，请谈谈绵阳在文学上有哪些培育扶持措施？

陈霁：十八大以后，绵阳市委先后出台了系列文件，每两年设立300万元文艺作品奖励资金，有十余位作家先后被评为绵阳市文化领军人才或绵阳文化名家，给予每位作家一定的项目扶持经费。另外，市文联设立了100万元的沙汀文艺基金，每年列支10万元左右进行文艺作品扶持；对加入中国作协的作家，还会给予5000元的奖励。

张生全：绵阳是科技城，绵阳作家在关注科技发展，状写时代主旋律上，做了哪些事情，有怎样的成绩？

陈霁：近年来，绵阳市作协组织作家开展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文学采风创作活动，创作了一大批典型性强、人物鲜活的脱贫攻坚题材作品。先后出版了《天边的学校》《天鸟》《索玛花开》《太阳照亮大凉山》等文学专著，有多篇作品在《人民文学》《诗刊》等发表。另外，绵阳市作家在紧跟科技发展领域，也都产生了不错的作品。

专题

编者按

夏泱的诗

《蜀山文学月报》专题版，一注重对各地市州作协主席及有定评、成绩突出的作家、诗人的访谈，了解并促进各地的文学创作繁荣，以检阅的方式，给作家以鼓励和鞭策。二在于发现新人，并特别关注成熟作家的经验之谈与新的文学理念及其主张的阐发等。

文学写作是相互促进和欣赏的，同时也有竞争和比拼的意味。具体到夏泱和仙鹤翁的诗歌，似乎也有话要

说。夏泱的诗作，一定是知识分子女性的，她在诗歌当中所表现的认知及其判断，以及诗句的提炼与组合策略、技巧或者说惯性，始终有着典雅庄重的气息，严丝合缝的欲言又止与“曲径通幽”的神秘主义表现。这一个典型的特点，注定了她诗歌的高蹈性质，也带有一定的阅读难度和阐释障碍。而诗歌本身应当具有“难读”与“不可解”的因素，过于明快和直接，一定会对诗歌本

身及其品质、隐喻性的蕴藏等方面产生破坏力。毕竟，“神谕”不仅是诗歌显著特征，也是必要特征。夏泱的诗歌，体现的是个人内心幽微与精神的明灭光亮。

仙鹤翁(郭明金)是一位常年生活在乡间的老人，诗歌写作构成了他生命当中最有“意思”一件事，既是精神需要，也是现实追求。这样的一种生活，很容易让人想到“忠孝传家久，诗

书继世长”等农耕时代“耕读传家”之风习，这种风习我以为是有有效的，对于一个家庭而言，保持对文化的敬畏，对诗文的热爱，是一个人内心质地明亮的体现。郭明金的这一组诗歌，表现的是个人的所思所想，是诗化了的现实生活，更是他艺术化了的内心纹路。

布罗茨基说：“美学的选择总是高度个性化的，美学的感受也总是独特的感受。每一个新的美学现实都会使

作为其感受者的那个人的面容越发独特。”由此而言，诗歌写作说到底是一个人的一种美学及其文学性的体现，是个人对于世间万事万物的态度和这个世界的独一无二的看法。关注那些在路上默默行走的诗人和作家，尤其是他们独特性的作品虽然称不上责任，但一定是内心的一种自觉的义务和实际行动。

神仙传

竹林旁生火，清水煮禅，洗功德心。山棉花，在岩崖上倾听枯木龙吟
此时，山中无圣亦无人。鼠尾草的紫色花茎，裹紧薄霜
我手指轻触，这雕虫薄技为哲学腾出一块空地
待我们起身，上山的阶梯命运一样，向雾里延伸……

黑夜的婴孩

北斗星中最亮那一颗，脱群孤悬
闪烁的庙宇，收容一片草地
一筐欢言
一粒刚刚起飞的杂念
今晚，我是黑夜的婴孩。青蛙和蝥蚱唱了一整夜，露水着陆于草叶，它的内部，竟发出火苗燃烧的滋滋声。
大自然弹奏的摇篮曲，为我单独建造了一个房间。
我是何其幸运？被一株白茅，一棵野草，一只蜗牛认出来……

林中书

当我们谈到“饮之太和，独鹤与飞”，词语倒映在叶片上，人面竹微微抖动。八角枫继续吟诵
昨晚未读出的诗句。
书桌面向一片树林。很多树
我叫不出名姓。将余生嫁接于这座
花果草木搭建的庙宇。

黄连木，从崖缝中伸出细指
梳理铁石心肠和万缕柔情。它以为的
失衡，不可说。

呵呵，酢浆草的紫色小花睡过了头，
太阳当空，缓缓打开“慢的艺术”。且听……风
穿过纸页与密林。

江边露营

支起一颗野花之心，帐篷已靠近了黄昏。
我们跌入一团天空抖落的寂静。
鱼儿跃出江面，欢腾的内心，
强大与懦弱都在消逝。四月的最后一天，
明媚截去寸寸隐晦。心中的旋律
沉默太久，那匹黑骏马，已去追赶
童年的回声。你听！芦荻蓬松的花絮，
似江水拉长的尾音。夜幕降临，
鸟儿返回树枝，彩霞返回云层，
我的手，返回你的手心。
只有露水，还在翻译异乡人的陌生。

失联

又到冬天了。满地落叶，
再也拼不出树的完整。
天空的沉默，震碎了颠簸的梦。
你看，路已修好。我们
却放弃了行走。

漫游至此

书桌面向一片树林。很多树
我叫不出名姓。将余生嫁接于这座
花果草木搭建的庙宇。

寂静与婆娑，都是自然的译本。此刻
树枝削尖了自己，在为冬日天空描画。
拿起笔，我能译出什么？层层脱落的白发
渐渐铺满山坡。夕阳又来
垂钓了一个平静的下午。而我，归顺了
一片树叶的斑驳。

进化论

蝴蝶进化出漂亮的羽纹。
那些密集的精细绒毛，负载着
星星的意象。空旷沙滩上
退去后翼的喜马象
无法飞行，它们在彼此的阴影里
抵挡烈日曝晒。
万物总能巧妙生存。
一只缺翅虫，藏有隐形翅膀
在身体内部滑翔。每一只昆虫
都是你我的替身。
苦难常被说出，美却哑口无声。

圣平岛之约

我们又去分拣了一段日落。黄昏的光晕
修葺着白茅的高度。蹲下来，才能看清
明与暗的边界。这片草地，是天空
溢出的青绿。叶尖上的白，是云层
滴下的慈悲。还没来得及拍出
第二张照片，红日就不见了踪影。
涪江边，灰鹤和斑嘴鸭
同时滑入中年的荒野。
明明已经慢下来了，可以挽留的，
依然只有
黄牛鼻孔里解不开的缰绳。
它们的叫声，让夜疼了一夜。

乡间诗意(组诗)

仙鹤翁

深井盐
多年后看画展
才发现：那些夏季茂盛生长的植物
红薯、高粱、玉米、水稻……
拼命为父亲的衣服
画地图。那渗出的盐碱，味重、洁白
老远就释放咸味
这也是太阳的杰作
一滴一滴从父亲身上滚落
不哭，不痛，心里藏着的是甜
缝补天上云彩和现实生活的重担

川北丘陵

真希望倒退三十年五十年
回到童年，两小无猜的地方
白云舒卷村庄。山溪会替你导航
高山上香炉茶
山尖尖上的刺梨儿
味道酸美。下山正好遇上黄昏
我再次紧紧握住你的手，用暮色取暖

小草

平时跟它们称兄道弟
所以熟知它们的大名小名
灯笼花、铁线草、猪鼻孔、小黄蒿
猫屎菊、益母草……叫不上名的
就喊野花草
天空下，尘世山坡上，到处生长的它们
在节气里怀孕
开花、结籽，在风的指引下写诗
招摇短暂一生

摆渡

“上船啰……”
这一声把暮色一层层
撕开一条闪光的缝
船这把手术刀
在河上，硬生生划出一条深不见底的口子
送走香客，摆渡人才坐下
细针密线将这条口子缝合
缝完后站起身来抖两抖干咳一声
算是给伤口一个合理交待
岸上的路又短了一截

孤儿

“砰……”
一声清脆的枪响
薄薄的冰面旋起一圈圆水浪
猎人兴奋地肩扛挂于枪尖上的猎物退去
晌午太阳出来
气温陡升了几度上去
一只乳鸭更尬叫着
跳下去又爬起来，站在一砣石头上
望着茫茫水面
惊慌失措。而水面却没有一丁点儿回声

一个篾匠的编年史

那个手提砍刀的家伙
静悄悄一个人摸进山林
耳贴竹身，用刀背轻轻这根敲那根
竹林在举手敬礼
仿佛精通五脏六腑的医生

走在松潘去西藏公路上

那一瞬，这条路仿佛高于人间
呼啸的风，把她搜了个遍
发现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
只有蹦跳的心，比雪还轻、还干净
月光中，正见他在宣读
哪货谁是谁的，路过的风也停留十分之一
手握篾刀的那家伙
和竹子，都屏着一口气

九吨半

憨厚朴实父老乡亲
背着父母和妻子儿女
从田土泥沙中大浪淘沙
淘出巨大的金灿灿的黄金
身背皮包的他们
也敢冒个皮皮
在春天，奢侈地把黄金洒向平坝，山坡
光明正大晒家底

远方来客羡慕不已
生出几分嫉妒，脸上风尘掉落九吨半
蜜蜂蝴蝶急眼了
分不清红皂白，上前争夺醋意